

增補宋元學案

冊五

卷之六

七

八

五峯學案表

胡宏

從弟實

文定季子荆門

子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人龜山荆門

從子大原

二程朱氏斬

從子大本

安再傳泰山濂

楊大異

胡氏所傳

張栻

彪居正

劉強學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翌

孫蒙正

別見元城學案

趙師孟

趙棠

子方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向渥

蕭

子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曾幾

李椿

彪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並五峯學侶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謝三

大本

謝二

大氣

謝山

大報

謝志

實

正峯學案表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五峯學案

祖望謹案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梓材案五峯傳與及門諸子梨洲本亦附武夷卷中謝山始別爲五峯學案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五峯易外傳一卷

百家謹案文定以游廣平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檜絕所以致堂有新州之徙先生初以蔭補右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嗚呼此真孝子慈孫克蓋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若見焉

胡子知言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爲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爲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爲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爲至也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于不能推之爾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物各得其分而無爲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爲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

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于未流則不至于用遏矣察而養之于未動則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于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于物而不肯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惑于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

嬰于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驚不返也

知言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朱子曰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何如○張南軒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朱子曰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何如○又案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于事物之閒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旣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

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唯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閒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盡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

朱子自注舊說未明

今別改定如此

○呂東萊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

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朱子曰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某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辭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某案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

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
雜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
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
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
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東萊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
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
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朱子
曰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于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于人欲
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
便著人欲二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
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
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
欲汨沒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
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朱子曰案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是則性但有好惡而無
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于此則天理人欲

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
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
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
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
則矣○朱子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
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
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百家謹案朱子好惡物也此句可疑蓋好惡物之則也如以好
惡爲物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物乎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
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
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
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
以能若是邪○南軒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
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

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爾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也而或混焉則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混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于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物而已○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理變化行乎其中爾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于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

百家謹案知言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就心本體能事言未曾說到工夫也似亦無病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曰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朱子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生死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南軒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
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
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
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必別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
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
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朱子曰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
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
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
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南軒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
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辭雜當悉刪去○朱子曰某
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
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南軒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
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
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朱子曰某觀此論切中淺陋
之病謹以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閒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朱子曰某案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于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體未嘗

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無是理也○南軒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東萊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于答放心求心之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于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根本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朱子曰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于持養而略于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若邪